

《金阁寺》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存在困境比较

□ 李 曜 吴志然

[摘要]本文旨在运用存在主义理论,对《金阁寺》与《麦田里的守望者》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文本细读,从主体认知、时空结构、暴力书写等维度剖析两部作品中人物的存在困境。研究发现,两部作品虽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但都深刻反映了战后人类的精神困境,《金阁寺》体现东方物哀传统与存在主义的融合,《麦田里的守望者》则展现西方存在主义的本土化表达。这一比较研究为理解战后文学及人类精神危机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存在主义 物哀美学 精神异化 文化比较 战后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881(2025)17-0041-04

20世纪4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与冷战序幕的拉开,全球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震荡。战争摧毁了传统价值体系,原子弹的蘑菇云与铁幕的阴影使人类陷入对存在本质的深层叩问。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思潮如野火般蔓延,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宣言与加缪对“荒诞”这一概念的诠释,成为一代人对抗虚无的精神武器。东方与西方在战后的废墟上呈现出镜像般的精神图景:日本在广岛长崎的核爆创伤中,目睹了物质与信仰的双重崩塌;美国则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下,经历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训的激烈撕扯。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载体,精准捕捉到这种集体性的存在困境,《金阁寺》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恰似从太平洋两岸升起的两团火焰,以文学镜像的视角折射出战后人类共通的精神危机与差异化的文化应答。

《金阁寺》是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取材于真实事件京都鹿苑寺纵火案而创作的小说,主人公沟口从偏僻的寺院来到位于京都的金阁寺,个人的生理缺陷口吃使得他无法与外界顺利交流,内心世界逐渐走向极端,最终将金阁寺付之一炬。作品展现出造成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体欲望压抑的意识形态力量,成为战后文学探索自我身份认同的一条重要路径。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则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创作的一部长篇小

说,故事情节简单,文风简约。塞林格以16岁叛逆少年霍尔顿·考尔菲德逃离学校后在纽约游荡的三天作为故事主线,并借鉴意识流的写作方法,充分探索了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内心世界,成功表现出一个男孩从儿童向成年人的过渡,揭示出二战后美国青少年孤寂、彷徨和痛苦的内心世界。三岛由纪夫与塞林格,虽然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金阁寺》中的沟口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既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更是超越地域的存在主义符号。前者在京都古刹的鎏金光影中挣扎于美与毁灭的悖论,后者在纽约的钢铁森林里坚守童真与成人的边界。两部作品通过极具张力的叙事,将战后个体的异化、焦虑与反抗转化为美学实践,形成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独特文本。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文化语境下的阐释:日本学界多聚焦三岛美学与佛教哲学的互文,剖析金阁寺焚毁背后的“物哀”传统与禅宗顿悟;西方批评界则着力挖掘霍尔顿形象的存在主义基因,将其置于美国战后青少年亚文化谱系中考察。这种研究分野虽深化了文本的本土性解读,却遮蔽了跨文化对话的可能——当金阁寺的烈焰映照麦田的迷雾,两种文明对存在困境的回应恰构成互补的认知图谱,亟待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予以揭示。

作者简介:李 曜,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吴志然,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本文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经，文化符号学为纬，构建出跨文化的阐释框架。萨特关于“他者凝视”的理论与加缪的“荒诞反抗”，为解析两位主人公的异化体验提供了哲学支点；本居宣长“物哀”美学中的“灭即不灭”思想，则成为解码沟口火烧金阁寺行为的关键密钥；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进一步架设桥梁，金阁寺作为吞噬主体的完美符号，与红色猎帽象征的抵抗图腾，在各自文化符号系统中形成镜像式对话。这种多维理论视角的介入，不仅突破传统比较研究的二元对立模式，更能凸显文学文本如何在特定文化符码中重构存在主义命题。通过剖析两部杰作的存在困境书写，可以揭示战后精神危机中东西方文明的应答差异与深层共鸣。沟口的毁灭式救赎与霍尔顿的悬置抵抗，既展现佛教无常观与存在主义自由观的哲学分野，又共享着对抗虚无的精神内核。这种比较研究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生存焦虑提供了历史参照，也为文学介入人类精神困境的路径探索开启新的可能。

一、存在困境的镜像呈现

在战后存在主义思潮的笼罩下，两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的病态认知构建起精神异化的双重镜像。《金阁寺》中沟口的认知异化呈现为“美与毁灭”的辩证困境：生理缺陷口吃作为原初创伤，催生出对绝对美——金阁寺的变态执念。这种执念在认知层面形成诡异的二律背反——金阁寺既是超越性的救赎符号，又是压迫性的存在枷锁。三岛由纪夫通过“金阁幻象”的认知变形，展现了物象崇拜如何异化为精神癌变的过程：从审美移情（将金阁寺人格化为对话对象）到价值僭越（以毁灭实现永恒占有），最终在“物我同焚”的暴力仪式中完成对存在困境的病态突围。

相较而言，《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认知异化则体现为“童真与伪善”的现代性焦虑。塞林格以“红色猎帽”这一认知装置构建起双重隐喻：既是抵御成人世界的精神盔甲——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又是自我放逐的身份标识——这顶帽子属于某个不存在的人。其认知体系中伪善的反复指认，实则是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

命题的俚语转译。主人公在纽约街头的认知漫游，本质上是对社会符号系统的解构实验——博物馆的永恒性、旋转木马的循环性、中央车站的流动性，共同构成现代生存的荒诞图景。

在叙事策略层面，两部杰作分别以对东方循环时间观与西方线性时间观的颠覆性书写，构建起存在困境的时空隐喻。《金阁寺》采用三重时空折叠：战前（1937—1944）的审美启蒙、战中（1945）的价值崩塌、战后（1950）的暴力救赎，形成宿命论的回环结构。金阁寺在时间之流中的“不变性”——历经战火而幸存与“可变性”——最终被焚毁，形成存在主义式的荒诞反讽，沟口的纵火行为因此成为打破时空闭环的存在主义行动。

《麦田里的守望者》则通过空间蒙太奇解构线性时间：霍尔顿三天的城市漫游被解构为37个离散场景，每个空间单元（潘西中学、埃克顿酒店、博物馆、公园长椅）都成为存在困境的微观剧场。塞林格刻意模糊时间刻度，将叙事重心转向空间的心理投射——第五大道的物质主义、博物馆的永恒童年、旋转木马的循环困境，共同编织成现代青年的精神迷宫。这种时空解构策略与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形成互文，展现战后“垮掉一代”的存在主义时空观。

在终极救赎层面，两部作品呈现出东方“物哀”美学与西方“叛逆”精神的暴力对话。沟口的纵火行为本质上是日本传统“毁灭美学”的现代表达：通过毁灭客体来实现主客体的形而上学统一，其暴力仪式中蕴含着“菊与刀”的文化基因。金阁寺的火焰既是对战前军国主义美学的祛魅（军国主义曾将金阁寺作为国家象征），也是对禅宗“空无”观的极端实践，在灰烬中达成残缺者与完美者的辩证和解。

霍尔顿的语言暴力则构成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先声：“phony”的重复咒骂是对“美国梦”话语体系的戏仿解构，俚语的狂欢则颠覆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语言规范。这种词语暴动与凯鲁亚克的自发式写作、金斯堡的嚎叫派诗歌形成精神共振，共同构建起对抗“沉默的大多数”的话语策略。最终在旋转木马的雨中场景，语言暴力升华为诗

性救赎，“我差点他妈的大哭起来”的脆弱瞬间，完成了从语言反叛到情感救赎的存在主义飞跃。

二、文化基因的深层对话

从日本古典文学《方丈记》中“河水奔流不息，然非原水”的物哀哲思所蕴含的对世间无常、繁华易逝的感慨，到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里“美即毁灭”的终极悖论，日本文学对存在本质的叩问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基因，清晰地展现出东方物哀传统在现代语境下的深刻转型。在室町时代《方丈记》的语境中，鸭长明对无常的体悟尚带有佛教“诸行无常”的被动接受，而三岛笔下的沟口却将这种传统物哀美学推向存在主义的深渊。在《金阁寺》里，主人公沟口的种种行为有着深厚的禅宗思想根源，特别是临济宗“逢佛杀佛”的观念在他身上有着生动体现。主人公在镜湖台前凝视金阁寺的经典场景，完美复现了日本传统“幽玄”美学中的光影游戏，但其中涌动的暴力冲动已突破古典美学的边界，当禅宗“逢佛杀佛”的观念遭遇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宣言，东方文化基因在战后的精神废墟上迸发出惊人的现代性裂变。沟口的口吃不仅是生理缺陷，更隐喻着战后日本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失语状态，金阁寺作为古典美学的具象化存在，其鎏金飞檐承载的不仅是建筑美学，更是整个大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当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传统与现代间剧烈摇摆时，金阁寺的完美姿态成为民族精神的双重困境：既是文化认同的灯塔，又是现代化进程的桎梏。这种文化焦虑在纵火行为中达到顶点，火光照亮的不仅是金阁寺的毁灭，更是日本文化基因在核爆阴影下的自我涅槃。三岛由纪夫以暴烈的美学姿态，将物哀传统中“灭即不灭”的禅机转化为存在主义式的自由选择，使得千年文化基因在原子时代的废墟上获得新生。

塞林格在创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对克尔凯郭尔的“焦虑”理论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文学转化。他精心塑造的霍尔顿这一形象，浑身散发着浓郁的“焦虑”气息，恰如存在主义哲学在美国本土孵化的文化标本。霍尔顿对成人世界的虚伪庸俗感到极度厌恶，对未来充满迷茫与困惑，

这些情绪无一不是存在主义中“焦虑”概念的具体体现。同时，霍尔顿与“垮掉的一代”在精神层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社会经历了二战后的巨大变革，青年一代在物质繁荣的表象下，内心却充满了空虚与迷茫。霍尔顿的种种行为和思想，正是存在主义在美国独特文化语境下的本土化实践，生动展现出美国战后青年群体复杂而又真实的精神状态，他们在传统价值观与新的社会现实之间徘徊、挣扎，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二战后，日本处于原子弹阴影的笼罩之下，整个国家和民族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在《金阁寺》中，金阁寺的焚毁这一情节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的毁灭，更代表着日本民族在战后对自身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深刻反思与重塑。金阁寺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其毁灭象征着日本在战后试图打破旧有束缚，重构民族身份的强烈诉求。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霍尔顿的“麦田守望”则反映出个体层面的存在危机。他对童真的坚守与守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逃避，也是对个体自由的执着追求。在战后美国社会集体规训的大环境下，个体面临着诸多压力与困境，霍尔顿的行为体现了个体在这种环境下的挣扎与反抗，他试图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构建一片净土，以对抗外界的纷扰与无奈。

三、突围路径的比较阐释

三岛由纪夫秉持“毁灭美学”，他认为通过消灭客体能够实现主客合一的境界。在《金阁寺》中，主人公沟口内心极度渴望融入金阁寺所代表的绝对之美，但口吃的生理缺陷以及现实的种种挫折，让他深感自身与这份美的巨大差距。在他的认知里，只有将金阁寺焚毁，才能打破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实现自我与美的深度融合。这种毁灭并非简单的破坏，而是一种在毁灭中寻求超越现实、抵达永恒境界的尝试，是对存在困境的一种极端回应。

与之相对，塞林格采取“悬置策略”，借助语言游戏来延缓意义的崩塌。《麦田里的守望者》

的主人公霍尔顿，身处充满虚伪和庸俗的成人世界，他不断运用批判和言说的方式，对周围的一切进行质疑。他频繁使用“phony”来形容成人世界的种种现象，通过这种语言上的反抗，试图在荒诞的现实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寻找生活的意义。他明白完全摆脱这个世界是不现实的，于是选择在语言的层面上构建自己的精神堡垒，延缓荒诞对自我存在的侵蚀。

在《金阁寺》里，日式的“刹那永恒”体现得淋漓尽致。沟口在将金阁寺付之一炬后，那一瞬间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这种解脱并非来自物质的满足或世俗的成功，而是源于内心深处对存在困境的超越，从东方哲学的角度来看，瞬间与永恒并非完全对立，在这一瞬间的毁灭与解脱中，蕴含着对永恒的一种体悟，金阁寺的灰烬成为他领悟禅意、实现自我救赎的媒介，使他产生了好好活下去的希望。

反观《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在旋转木马前的感悟展现出美式“荒诞抵抗”。旋转木马这一意象，象征着纯真与美好。尽管霍尔顿身处荒诞的成人世界，周围充满虚伪和压抑，但当他看到旋转木马上孩子们纯真的笑容时，他内心深处对纯真和美好的向往被再次点燃。他选择坚守这份向往，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抵抗荒诞，这是他在困境中寻求救赎的方式，体现了存在主义对个体价值和自由意志的坚持。

《金阁寺》中，金阁寺所代表的绝对美与成人社会的道德失范形成了鲜明的冲突。金阁寺的美是纯粹的、超越世俗道德标准的，它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种种丑恶和虚伪之外。而沟口所生活的成人社会，充满人性的弱点和道德的沦丧。这种绝对美与道德失范的对立，让沟口陷入深深的存在困境。他既向往金阁寺的美，又无法摆脱现实社会的束缚，在两者之间痛苦挣扎。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个体自由与群体规训的对峙十分突出。霍尔顿作为一个叛逆少年，在预备学校里深切感受到群体对个体的压抑。学校所代表的群体规训，试图将每个学生都塑造成符合社会标准的相同模样，而霍尔顿却渴望追求个体自由，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价值观。他与

学校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追求自由与被社会规范束缚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现代性存在困境的一种典型体现。

四、结语

《金阁寺》与《麦田里的守望者》虽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但均深刻呈现出战后人类的存在困境。在主体认知、时空结构以及暴力书写等维度，二者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这种互文性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元的解读视角，有助于深入洞察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精神困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跨文化比较，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文化对存在主义的独特阐释，这也启示我们在研究现代精神危机时，应充分考量文化因素的影响，突破文化界限，从多元视角剖析，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同时，两部作品均彰显了文学在探索人类精神突围路径上的关键作用。文学作品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构建叙事结构，为人们搭建起思考存在意义的平台。在面临现代性困境时，文学成为人类精神突围的永恒实验场，持续激发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 [1] 乌博林.《金阁寺》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比较美学解析 [J].今传媒, 2020 (2).
- [2] 谢磊.浅析《金阁寺》中无法解脱的“矛盾”困境 [J].名作欣赏, 2022 (5).
- [3] 樊天.从《金阁寺》看三岛由纪夫畸形的精神状态 [J].绥化学院学报, 2019 (12).
- [4] 邱意浓.《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异化主题 [J].文学教育 (下), 2022 (7).
- [5] 杨莉.《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未完成的哀悼 [J].英语文学研究, 2022 (2).
- [6] 王良娟.少年意象之永恒困境: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J].文化学刊, 2021 (1).

(责任编辑 夏 波)